

洞宾楼下吃缸片

◎田耀东

小时候听老人说,吕四缸片饼味道好,沾了吕洞宾的仙气。

吕洞宾骑白鹤到吕四来过四次,下海捕过鱼,拾过泥螺,折根树枝吹口气,办酒店,办早饭店,贴缸片饼——启东人总是念念不忘做实事的人。

早晨,吕洞宾的缸片饼出炉,守在炉旁的小男孩就买了两块,飞快地走了。

吕洞宾后来问:“你怎么不趁热吃呢?缸片饼要吃热的才香呀。”小男孩说:“妈病了,奶奶老了,缸片饼给妈和奶奶吃。”吕洞宾感动地:“我送你一块,不要你钱,你吃吧!”小男孩吃了缸片饼,肚子再也不饿了。奶奶着急,带着黄狗、领着孙子,找吕洞宾理论。

吕洞宾赔礼道歉,在男孩背后拍两下,缸片饼吐出来,黄狗窜出吞下饼,脚底托起一片云,直向天上飞。黄狗是野狗,上天仍不懂规矩,肚子不饿,但是渴得难受,月亮冰积玉砌,黄狗就吞月亮解渴。

看着月亮一点点地被天狗吞下去,地上的人就使劲地敲面盆,直着嗓子狂喊,把土疙瘩朝天上扔,天狗才慢慢地把月亮吐出来。

沙地人说,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说的就是缸片饼——饿肚皮的年代,能得到这块缸片饼该有多好啊!也不至于后来敲面盆、扔土疙瘩。

吕洞宾后来大约生气了,不然,吕四就不叫吕四,也许就是吕五、吕六、吕七、吕八了。

缸片、缸片,缸片饼是贴在陶缸里的。

陶缸就是启东人腌咸瓜的那种,最普通不过了。两尺高,凿掉底,上口大、下口小,倒着扣在炉垫上。用木条绕缸围一圈,用篾丝箍箍牢,陶缸与木圈间用碎泥填满,上沿用泥拌石灰搨平,炉底留方孔进风储灰。

烘脆饼烧玉米秸头,耐烧、发火、烟少。用芭蕉扇扇风,把缸壁烧滚烫后熄火。用甜芦稷穗子的扫把蘸清水,把炉膛呼呼地扫过去,扫净缸壁上些许的浮灰。缸内温度均匀,缸片饼“发”得漂亮。

小麦面发得松松软软的,加一层菜油、一层碧绿的小葱,撒几星细盐、几十粒白芝麻,滚筒擀成饼坯,整齐地排列在案板上。滚筒是五寸长的圆木棍,在案板上拍得嗒嗒响,清脆悦耳。

贴饼是技术活,贴慢了烫手,贴快了滑缸,会掉到灰里去。缸里贴满了,让余火煨着饼慢慢地发。玉米秸头再次燃起来,微微的青烟,浓浓的香气,缸片饼就熟了。

贴缸片饼的唐师傅是三代传人,人像炉子一样敦厚,肤色像缸片饼的里层白而软嫩,看着就心里惬意;他宽手大脚,手掌圆润有吸力,

饼坯托在手心里,满掌。夏天赤膊,额上的汗珠滴到炉子里,“滋”的一声,不能擦,手上全是面粉。唐师傅的绝技是左右开弓,两手轮番贴,快如闪电。前面清水扫炉子的雾气还没散尽,一炉饼就贴好了,十分利索。冬天棉袄披在身上,空袖子用细麻绳扎在身后,光着两只手臂,贴饼时就不会烫到棉袄。缸口小,袖口也不会碰落缸片饼。

儿时,我们常围在唐师傅的炉子前看他贴饼,极希望有一两只饼落到灰里去,拾起来让我们分享。这样的机会是极少的,但总也不会让我们太失望。

后来,木板箍的缸炉散架了,用上铁皮的。芭蕉扇不用了,用上了风箱。再后来,电动鼓风机又取代了风箱,只是陶缸没有变,还是那样的缸片,上口小,肚子大,像弥勒佛——大肚能容天下饼。

缸片饼都是早市上做的。刚出锅的缸片饼五寸长、两寸宽,外脆内嫩,剥开一层层撕着吃,每层的味道都不同。面香、葱香、油香,陶缸里热腾腾的烟火味,像百年的老窖酒,醇香绵长。

上班族喜欢缸片饼卷油条,一面走一面吃。老人则坐下来,一碗豆浆一块饼。饼泡在豆浆里,很香、很软、很面。

坐在洞宾楼下吃缸片饼,清风徐来,白鹤翔飞,别有风味。



打麦忙

◎杨汉祥

每年5月底6月初,在我们苏中浦东一带农村就正式进入了收麦时节。每当这时,我会想起当年生产队集体打麦时的热闹场景,记得在那临时建起的田间打麦场上,人来担往、号声震天、尘土飞扬,一派繁忙景象。

其实,在麦子脱粒实行机械化之前,生产队里打麦方式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手工撮麦”。社员们聚集在打麦场上,人人手捧一大把带穗麦秸在厚重的木板上或者石板上使劲地撮甩,直到把秸秆上的麦粒全部甩下为止;第二种是“连枷打麦”。选一个大晴天,把带穗麦秸平摊在麦场上,然后大伙儿排成几路人马,用一种竹制的连枷上下晃动抽打,以此让麦粒与麦子秸秆完全分离;第三种是“石碾轧麦”,同样先把带穗麦秸平摊在麦场上,然后由人驾着牲口拉动石碾在麦秸上反复碾压,以此硬是把麦粒从麦穗中碾压出来。以上这三种麦子脱粒方式都很原始也很累人,效率低下,一个生产队没有十天半个月,麦子脱粒是完不成的。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农村陆续用上了柴油机以及电动机,用这些机电动力带动铁质脱粒机,农民打麦才真正告别人力化,实现了机械化,脱粒的效率也大大提高。

用机器脱粒麦子,正式开机脱粒时,一般有20多人分散在麦场的各个岗位上,分别从事“运料”“推料”“喂料”“出料”等工种,至于“出料”就是分别清运脱下的麦粒与秸秆。这期间,每个人都必须眼快手快、忙而不乱,而且一刻也不能停,任何一个环节停下来,整个脱粒程序就会中断运转。当时,生产队都是排好人员班次,一个班次干上两三个小时后,另一个班次的人员马上过来换班,做到人歇机不歇,直到整场麦子全部脱完为止。

20世纪70年代我上初中,一次放夏忙假,生产队派我们几个回乡学生去脱粒机上操作。我以为上机操作一定很轻松也很好玩,谁知上去后才知道一点儿也不轻松,更谈不上好玩。当时,我被分配在脱粒机进料口的木板平台边负责用双手一个劲地把麦秸往进料口方向推,几个小时一直做着这个动作,人确实非常累,得轮换着干才行。

现在由于各种农业机械的广泛使用,麦子脱粒在田间联合收割机上就能同步完成,加上耕地承包到户后,用脱粒机打麦的农户逐渐减少,即使在自家场院里用机械打麦,其数量也不多,场上规模也小。所以,过去生产队麦场上那种不分昼夜紧张打麦的场面只深深地留在我们这些人的记忆里。

本版投稿邮箱:
2457901059@qq.com



小改造带来诗意生活

◎徐晓霞

我一直梦想着家里能有一间茶室,一张茶台、几把木椅、一壶几杯,听雨看雪,都可静坐窗前,将此景此情收于心底。碍于家里已经满满当当,再无一席茶台之地,某日,我与先生商量将书房稍加改造,先生听后表示支持。

说干就干,我们从网上约了一个木工,将书桌稍微偏高的桌腿锯掉几厘米,书桌变成了茶台适合的高度。又将桌子放置在书房中央位置,背后是一排排整齐有序的书籍,正上方是简洁典雅的灯具,桌上铺了桌旗,摆了茶台、水盂,边上放置了古朴的小花瓶,一支尤加利俏皮地伸展着腰肢,意境悠悠,整张书桌顿时充满了茶台的韵味与灵动。

我请同事专门临摹了宋徽宗的《听琴图》挂于书房的一侧,从网上购置了篆香的工具,于是,宋朝文人热衷的四大雅事所需之物全部置办齐全。

基本改造完成后,看着桌上那台老式电脑总感觉不太协调,撤掉吧,感觉有时码字还很需要,我又一次发动自己的脑细胞,将卧室闲置很久的电视挪到书桌对面的墙上,将电脑放在角落的架子上与电视连接,电视即刻变脸成为超级显示器,实现了一机两用的功能。

独坐书房,捧一本书,煮一壶茶,充分享受“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的悠然自得,心灵所有的沟壑在这墨香、茶香的氤氲中

渐渐抚平,烟消云散。也喜欢与先生一起撬一饼老茶,在漫漫时光里尽情邂逅曾经的浪漫与温馨,令幸福、甜蜜常涌心间。周末约几个知己,篆香、点茶,在悠扬的乐声中度过午后闲暇的美好时光。有时心情在键盘“嗒嗒”的敲击声中起起落落,被自己的故事感动、被别人的故事治愈。

日子在平静与淡然中汨汨流去,闲适美好。我常安坐在书房品茗、插花、听琴,令思绪自由飞扬,仿佛自己正与文人雅士们一起煮茶泼墨、篆香听琴,似乎沾染了他们的气息,俗人也潇洒飘逸起来。

小小改造,让我的生活更添诗意。